

风物小雅

花开的时候

张彤

在青岛的老城里，大从的迎春与连翘总是与山坡、石墙相伴。记得刚到报社工作不久，有一次与摄影记者一起外出采访，回报社路过沂水路时，他突然停下摩托车，拿出相机，瞄着那石墙上的迎春花，喃喃自语：“来个漂亮嫂，来个漂亮嫂……”一会儿，有几位穿着鲜艳的女孩子走到这里，他按快门。第二天，晚报的头版就出现了一幅“春天来了”的照片。

迎春花是报春的花，连翘比迎春开得晚，因枝条花色相近，常被混淆，其实，就花而言连翘与迎春的差别非常明显，迎春的花瓣为五到六瓣，外沿相近，是圆的形状，而连翘只有四个花瓣，花瓣又比较长，如果用微距相机拍下来更像是叶子。迎春花开时往往还是冬末，连翘开时，杏花、桃花也差不多开了，那时春已连深了。

春天是一点点变大，一点点变深的。嫩黄的迎春花只有衬衫纽扣大小，换成连翘，就大得多。在初春开得招摇的是玉兰，那碗口大的白花在那料峭的春寒里显得很真实。我家小区里有一棵挺大的白玉兰，盛开之时，四周一片光秃秃，至少再过两周，另外两棵玉兰才放出花蕾。这两棵玉兰不太平凡，它们的花苞是绿色的，刚从花鞘里冒出来时，简直像一只豆荚。绿色的花并不常见，是因为绿花在叶中不容易分辨，所以得到授粉的概率便低，繁衍也就不太容易。不知绿玉兰是否在此之列，随着花瓣逐渐长大，绿色也越来越淡，盛开之时，花瓣仅留一点鹅黄，但远远地看过去，总有一片嫩绿的颜色。玉兰还未开败时，单樱、杏花、梨花就次第开放了。在黄海饭店的院子里有一棵杜梨，四月时开得盛大。虽说梨花胜雪，但至少这棵杜梨在盛放时，背景里也是鲜艳的绿

色。在叶子衬托下的白色梨花与雪无关，而更昭示着春天正在变深。

春天是如何变深的呢？至少在某一个阶段，是按照色谱来的。比如说四月中旬，紫藤、泡桐会差不多同期开放，信号山路25号的两株百年紫玉兰也差不多在此时开放。这几种花都是紫色，每年到了此时，日子会无缘无故地红得发紫起来。泡桐虽是寻常草木，花开起来却有盛大的气场，它的花像一只小喇叭，一朵朵聚在一个枝株上，术语叫“聚伞圆锥花序”。小喇叭聚成小伞，小伞聚成大伞，如果遇到连绵的春雨，其娇艳是无以形容的。

与泡桐的紫花颜色类似，紫藤也是在此时开放。紫藤虽美，在我脑海中总是有点古怪，它链接着古怪的记忆，在儿时的想象中，紫藤架下的长椅只有一个作用，那就是清晨时在这里读外语。坐在花枝缠绕的藤架下读英语，据说一遍胜百遍。我外语一向学得不好，想是从小没遇到好的紫藤与长椅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早晨送女儿上学后，常在前海散步，发现栈桥出口不远就有一处藤萝缠绕的廊架，想来是“一遍胜百遍”的好去处——早年栈桥曾有英语角，怕是也与此有关。我围着它转了好几圈，思忖半天觉得还是罢了。

后来，我把这故事讲给一位朋友听，这位朋友少年时的家就在兰山路上，他倒不学外语，只是沉迷于弹吉他。弹古典吉他有一个难以掌握的技巧叫“轮指”，对手指的灵活度要求很高，春天时，这位老兄每天早晨在这里练“手指功”，引起早起遛弯大妈的警觉。她们围住他说：“小伙子你相貌堂堂，怎么能去当‘钳工’呀！”这里离火车站近，有一阵子小偷挺多。那时的小偷是个技术活——从前有部电视剧专

门写过，要把食指和中指戳成一样长，然后在滚开的水里夹肥皂，“神功”练成后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旅客的钱包钳住，所以，小偷别称“钳工”。这位老兄为大妈们的警觉所折服，以后再来这里练手指都忘不了带着吉他。这个故事真逗！我每到这里都会想起那个并不遥远的春天里，一个在藤萝廊架下练习“轮指”的少年。

栈桥的藤萝虽有故事，但我想不出它们的色彩。大概因为背景里总是海面的漫射光，花色便常令人忽视，不像中山路一号或者美术馆里那些盛大的紫藤，开起来恣肆汪洋，半个院子都是紫色的。

紫藤并不一味地匍匐架上，在宁武关路和正阳关路的路口上，有一株紫藤是“站”着的。它占满了几棵大树，远远看过去，紫气升腾，威风凛凛。一匹马如果四蹄蹬开，跑得再快也不会给人太大的威风感，而如果它前蹄跃起，多半是伴随着长嘶，在评书里称为“唏溜溜一声暴叫”，那就威风得多。这棵盛大的紫藤就给我这样的印象，它的下面就是一个交通岗，我常见到一位高大的警察站在那里，人与花都威风得紧。

春天是花的世界，但是不管这些花如何妙曼神奇，也只有短短的花期，此后的漫长季节里，人们不再记得它们的春天模样。人是自然之子，在春天这个勃发的季节，也时常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想法。有一天，我的一位音乐家朋友突然冒出一句，“春天来了，心里乱七八糟的”。这句话说得出其不意，许多朋友都记了下来，但伤春悲秋并无意义，不如趁着大好春光多做点事儿，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连绵的花讯呀。



书给了我温暖

连景涵

那个夏天，空气里膨胀着熟透了的草木香气，阳光流动着，慷慨地泼洒在万物之上。就是在这样一个丰盛得几乎要溢出来的季节，我与一本薄薄的小书猝然相遇。它安静地躺在阅览室一个被阳光遗忘的角落，淡淡的封面上，一行字像一簇小小的火苗，倏地流进了我的眼里——《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》。

翻开书页，掌心传来纸张干燥而柔软的触感。就在翻开扉页的一刹那，我毫无防备地被一种清亮的温暖拥住了。那不是炉火的灼热，也不是太阳的暴晒，而是一种宛如初春解冻的溪流漫过卵石，执拗地流进我心田缝隙里的温暖。她们的诗，是未经修剪的枝丫，恣意生长。

我看见那个叫姜馨贺的小小身影，在草地上追逐蝴蝶。她的诗随风飘来：“爸爸，你知道吗？小蝴蝶好捉，大蝴蝶不好捉。因为大蝴蝶呀，经历了太多往事。”我怔住了。那个夏天，我正因为一次至关重要的演讲比赛失利而懊丧，觉得全世界都在注视我的笨拙。可在这童稚的视角里，失败、挫折、经历的坎坷不再是需要遮掩的疤痕，竟成了蝴蝶羽翼上愈发斑斓，也愈发难以被捉握的、骄傲的图案。那一刻，堵在胸口的巨石松动了。我所经历的“往事”是否也在让我成为一只更不好捉住的“大蝴蝶”呢？暖意，从诗句的缝隙里升腾起来，轻轻熨帖着我紧绷的神经。

而她的妹妹姜二嫂，则用一个奇崛的想象为我凿开了一扇全新的天窗。“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！”这哪里是诗句？这分明是一道霹雳，一道光的呐喊。我反复默念着，在那些被数学难题缠绕至深夜的时分，我眼前真的浮现出那样的景象：浓稠墨汁般的夜，被一盏灯“刺啦”一声，烫出了一个边缘焦灼发亮的洞，光，争先恐后地从那洞里涌入。这温暖是锐利的，充满力量的。它告诉我，黑暗并非牢不可破，只要愿意成为那盏“烫”出去的灯，哪怕光芒微弱，也拥有破开混沌的资格与勇气。

在年末那段黯淡的日子，选拔迫在眉睫，压力如影随形，我像个被抽打着陀螺，在题海与焦虑中盲目旋转，几乎窒息。那天晚上，又一次在与文字的周旋中败下阵来，我扔下笔，把脸埋进臂弯。绝望像潮水般涌来。就在意识快要被淹没时，那句诗如同自带光芒的符文，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脑海：“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！”我抬起头，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。忽然，我不再觉得那黑暗是压迫我的巨兽，它只是一块幕布，等待被烫破的幕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这一次，我不再想着如何去“战胜”这无边的难题，而是想着，我此刻的思考，我笔尖的滑动，吃上一根小小的“灯芯”，我正尝试着去“烫”开这知识领域的黑暗。心态一变，世界仿佛都变了。那道困扰许久的关卡，竟在另一种思路下豁然开朗。

这本书带给我的温暖更像是一条镌刻在心底的成长宣言：要做一缕清风，穿过荆棘，仍自由歌唱；要做一颗种子，深埋黑土，心向太阳。它给我的温暖，是让一个习惯了仰望标准答案、在轨道上谨慎奔跑的少年，第一次发现，原来自己也可以是一个发光体，可以有自己的韵律和诗行。

如今，我早已不再是最初那个自我怀疑的少年。但当我再次翻开它，那些熟悉又灵动的字句，依然能瞬间将我带回那个被夏日阳光和诗意充满的午后。那温暖从未远离，它已沉淀为我生命底色的一部分——一种敢于用诗意的目光去凝视生活粗粝表面的温柔，一种坚信自己内心有光、可破迷障的勇敢。

人间四月天的依依杨柳，美则美矣，却少了一份穿透心灵的清新力量；夏夜的蝉鸣阵阵，喧嚣热闹，却不及它带给我一个迷茫少年的、寂静而坚定的希望；江南水乡的流水潺潺，温柔缱绻，也比不上它注入我成长河床里那缕恒常的、不熄的温暖。

合上书，封面上那行小字依旧安静。我知道，那个被烫开的洞永远不会愈合，光正源源不断地涌入。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夏天，一次与温暖最美的相遇。

书香青岛

风的故事

船影

盛文强

在这座沿海城市，有一段稍显奇特的路，它直抵海岸，到了海边齐刷刷地断开，仿佛城市切掉了一段盲肠。路到此为止，路口用铁栏杆挡住，防止车辆行人在夜里不慎落水，还在路口立起了一根铁杆，顶端焊接了圆形的铁片，在圆圈里写了一个红色的“×”，强有力的警告标识。到了夜里，这个标牌还会反光，行驶到这里的汽车看到了，就会紧急刹车，黑夜里响起尖锐的长鸣。

扶着铁栏杆向下看，竟然看到了大地的剖面，最上面一层是马路表面的沥青，浓烈的黑。下面是沙子和石块的混合物，再往下大部分是礁石，为了修路，礁石的顶端削平，唯有外侧裸露的斜坡上还保留着礁石的原貌，红色的巨石布满牡蛎壳。在大潮来临时，海水的泡沫溅到路面上，还有蟹的身影出没。路中心的白线一直画到路的尽头，白色油漆里有一只沙蟹的身影，它被海浪推上来，被人踩扁了，马路上画白线时，正好喷了它一身白漆，等油漆干后，它的身子不知去向，白线上留下了蟹形的黑印，一个悲伤的故事。

那天，我看到了马路的边缘，才意识到整日里踩在脚下的，是一层人工的硬壳。从远处看这处断路，却像是小巷的幽深，两侧的白线直立，将海水纵向里切割，再加上地面和海平面，共同截出了方块形的海水，宛如一方小小的舞台幕布，一天之中，幕布的色彩多变，生活在这里的人，从幕布前走来走去。等人散去，方形的海水变成深蓝，一条大船缓缓从左侧驶入画面，白色的船体携带着耀眼的明亮，钢壳的巨兽体内吐出了一个水手——他从二维的图画里进入了现实世界。水手的蓝布裤子上沾染着泥点，那是来自海盆深处的淤泥，起锚时蹭到了身上。干透的海泥泛白，在强烈的阳光炙灼之下，画面透亮，泥点也消失不见了。他从船上接到了同伴递出的塑料鱼筐，放到了马路上，路上跑来两个人接应，这两个人搬着鱼筐，一前一后走在路上。筐里的鱼虾喷放泡沫，泡沫破碎后产生的轰鸣，是鱼虾从海水进入空气后的喘息。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路过的行人都放慢了脚步，四下里张望，想找到那声响的来源。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，海鲜自然是不可缺少的，听到鱼虾在聒噪，自然就生出了警觉，像是发现了猎物的踪迹。

住在路尽头的居民，走出了方盒似的大楼，当他看到白船，不禁愣住了，脚底戳住路面，生活中不太常见的大船，居然出现在路口。他也不是稍作迟疑，就拔腿离开了，这或许与他无关，也不值得投入精力。船上的水手搬运完毕，向下半蹲着身子，弹跳起来就上了船舷，又踩着船舷跳进了甲板。大船缓缓开动，此刻天色已晚，海水转为浓稠的黑蓝，船体也随之暗淡下去，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在幕后拉着，船瞬间就挪走了，留下空荡荡的海边路口。道路截断，无法通行，也不是码头，却有船只随时停靠上来，海上的消息源源不断从那里传来，还会有人从那里登上岸，运送鱼虾到岸，于是，这条断掉的马路倒也不那么绝望，它又生出新的触须，向着海中无限遥远之处发出了微弱的信号。水手在航海图上也找不到这个路口的位置，只能默默在心里。于是，日常生活在里出现了不大不小的奇观，那些在路口临时停靠的白船，似乎是来自遥远的童话国度。

街上人们还在讨价还价，就在不远处，路的尽头，方块形状的海水突然出现，像另一个世界的碎片在空中漂流，没有人注意到，有一艘大船移入，马达关停，它在水上滑行，稍作停留，又缓缓移出了画面。



■水彩《拾花楼》 邓跃青

新文艺现场

怀念阳光下的那缸黄豆酱

王清泉

王清泉简介：

现居青岛区，教育工作者。素喜翻阅杂书，以寄闲情，偶有所得，便随手成文，兴之所至，不事雕琢，偶有文章散见各报纸副刊及部分网络平台。

北方的春天，第一缕味道是田野的荠菜和菜园里的嫩葱给的。周末上午，妻子从老家带回来一捆嫩葱，青得发亮，像刚醒的春。我二话没说，直奔超市，买了一瓶黄豆酱。葱与酱，在我们之间是无需言语的配合。对于我来说，缺少了黄豆酱的葱，就缺少了这个季节的灵魂。

超市里的黄豆酱，味道依然鲜美，咸中带有一丝甜，可夹葱入口的那一刻，总觉得少点什么。其实，我很明白，葱还是当年的葱，可酱已经不是当年奶奶做的黄豆酱了。

记忆里，出了正月，奶奶就会找出上年留好的黄豆，坐在炕上，把黄豆平摊在簸箕里，一粒一粒地挑。几个小的、裂口的、带沙的，全不要。日子慢，光挑黄豆就得好几天。挑拣完黄豆，她就把它放到一个干净的瓷盆里，用清水泡上大半天。等到这些豆粒都变得水灵灵、圆滚滚闪着金光的时候，奶奶就会放到大锅里，文火慢煮。

灶膛里填着花生秸，噼啪作响，火苗不时探出头来。偶有没摘净的花生挂在秆上，奶奶顺手摘下，埋进热灰里。不多时，焦香散开，她扒出来吹吹灰，剥开皮递给我。我吃得嘴唇乌黑，像长了胡须，逗得她笑出声。

豆子蒸到软糯，停火晾透，奶奶便用双手团成一个一个铅球大的豆团，放在铺满麦秸的筛子里，盖一块白包袱，搁在通风的里屋，等

它们静静发酵。隔几日，她总要掀开看看。十来天或半个月后，豆团周身会长一层细细的白毛——那是活的菌，是酱的前身。毛多了或少了都不行，奶奶凭的全是多年手上的感觉。发酵好了，用石臼把豆团捣成粉，掺些面粉，加盐，清水调成稀糊，倒进那只年年盛酱的圆缸，蒙上白色蚊帐布，摆在院里，交给太阳。

晴日，她让我拿小木棍搅匀；快下雨了，就得扣上旧铁锅，防雨水落进去。奶奶常说，酱一进水，就会变瘦。那时的我，对做酱很好奇，就主动承揽了这两项工作。由于贪玩，有时一天搅好多次，有时连着几天忘了管。有一回，天阴得快滴水，她催我盖缸，我玩得忘了，结果雨水灌进大半，那年的酱就废了，挨了她一顿揍。

阳光一天天地晒着，缸里的酱色由浅转深，稠意渐浓，鲜香也慢慢渗出来。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我常借搅酱的由头，用木勺挑一点尝，从初时的麻涩，到后来满口豆香。等我觉得“酱好了”，就跑去给奶奶报信。奶奶会盛上那年的第一小碟酱，配几根刚拔的小葱，先端给在院里喝酒的爷爷。爷爷咂咂嘴，赞一句：“味道真好！”这一缸酱才算正式登上了我家的饭桌。

那时候的饭，多是白菜萝卜，清汤寡水。可自从这一碟黄豆酱上了饭桌，三餐便都有了滋味。它不只是佐料，更像日子的底料，沉在每一顿粗茶淡饭的碗筷间。

如今，葱依旧鲜嫩，黄豆酱也在超市的货架上整齐排列，咸甜适中，工艺精良。可无论哪一瓶，都少了灶火的噼啪声、麦秸的气味、奶奶手的温厚，还有阳光和雨水交替守过的那几个月慢功夫。

我蘸着这味道熟悉而又陌生的黄豆酱，心里空落落的。曾经做酱的人走了，做酱的缸空了。可当每个春天来临，葱香泛起，当年小院阳光下的那缸黄豆酱，让我无比怀念。